

假如没有战争

下平 作江 （当时十岁）

作者在油木町的防空洞里遭遇原子弹爆炸，后来得知母亲、姐姐和哥哥都遇难了。战后参加“战灾者联盟”、“受灾地复原”、“希望制定《援护法》”等活动。一九八二年出席第二届SSD后，在国内外诉说原子弹爆炸的事实真相。

在防空洞里

我在距离爆炸中心八百米的油木町防空洞里被炸。当时十岁，是国民学校的五年级学生。我总是在每次警戒警报、空袭警报一拉响，就和小学三年级的妹妹还有外甥（姐姐一岁六个月的长子），一起去离家五百米处的油木町大防空洞里避难。一九四五年八月一日的空袭之后，每天有空袭警报鸣响，因此我们的日子几乎都是在防空洞里度过的。八月八日傍晚，好像隔了好久我们才回到了家。父亲作为军属被召集去了谏早，早上四点起床、晚上十点以后才回家。那天除了父亲以外，我们家的其他成员聚集在一起吃了晚饭。第二天早上，警戒警报拉响了。我想在母亲身边多呆一会儿，就故意磨磨蹭蹭地在家玩儿。“今天好像危险，赶快去防空洞吧。”在母亲的催促声下，我们去了防空洞。母亲留在家中，为防备空袭打些水，或是将防雨窗取下来。我扎着防空头巾，和往常一样领着八岁的妹妹和一岁六个月的外甥去防空洞避难。我没有意识到这就是我和母亲的诀别，一边向母亲挥手、说了声“我们去了……”，就同母亲分了手。那时，是早晨八点左右。

到了防空洞，我摘下头巾，稍微休息了一会儿后，空袭警报解除了，于是男孩子们大声喊叫着跑出了防空洞。我和妹妹、外甥仍呆在里面，大概是十一点零二分吧，听到“咔嚓”一声，看到惊人刺眼的一道闪光之后，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因为我们呆在防空洞的深处，所以幸免遭受核辐射，但是在那闪光的瞬间，我的眼前一片漆黑，失去了知觉。不知过了多少时间，我被摇醒，恢复了知觉。可对眼前所看到的人们只能用“悲惨凄凉”这个词来形容：被玻璃碎片扎满全身的人从洞口蜂拥进来，他们都被烧得分辨不清是谁，衣服也被烧得支离破碎，如同裸体一般。

“妈妈、妈妈、救救我吧。”一听到这叫喊声，我便担心起母亲来，于是“妈妈、妈妈……”地大声哭泣起来。时间已经过去好久，可家里人谁也没有出现。到底洞外出了什么事了？虽然我那时还是一个孩子，但也感觉到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、骇人听闻的事。

防空洞里的空气渐渐地变得难闻，令人窒息。傍晚时分，从洞口传来了叫喊声，“啊，爸爸，是爸爸！”我和妹妹听出是父亲的声音，“哇，哇……”地嚎啕大哭。父亲说：“太好了，你们没事，不过一直呆在洞里会死的，赶紧出来吧。”我们一出防空洞，看到的竟是“死人山”，还有没能进洞，在外边呻吟着横躺着的人们。“从尸体上越过，不要踩到啊”父亲说。

母亲和姐姐的死

父亲得知母亲和姐姐不在这里，就朝着自己家的方向去寻找。我家附近被燃烧的火焰包围着，仿佛一片火海。我们找到了烧焦的母亲遗体。不可思议的是姐姐的脸没被烧，是一具完整的遗体。两天以后，我们围在母亲和姐姐的遗体旁，一边哭一边将废墟里烧剩的木材堆起来，把两具尸体放上面火葬了。那时到处可以看到焚烧死尸的情景。

两个哥哥的死

我的大哥是特攻队员，战死在菲律宾附近的海上。战争结束后，装着遗骨的白木盒被送回家里。二哥是医学部的学生，虽然没有受到外伤，却出现牙龈出血，还有腹泻、呕吐黄色的东西等症状，在被炸第四天的傍晚去世了。不是因为原子弹受害就是战死在前线的，究竟是什么将我们的亲人一下子从身边夺去的呢？是战争。如果没有战争就不会如此，我越想越憎恨战争。

一九四六年春天，父亲和我们三人团聚

原子弹爆炸之后，我们幼小的三人被分别养育在不同的人家，直至一九四六年的春天起，才开始和父亲一起生活。那个时候没有食物，我们只得去山上采些灰菜或是野蒜，靠吃这些东西生存。活着的人们把无人祭祀的尸骨都集中起来，为他们举行了追悼仪式。

在废墟上，我们总算建造了一间能够生活居住的小屋。爆炸当时只有八岁的妹妹，后来在高中三年级的时候患盲肠炎动了手术。可伤口难以愈合，可能因为原子弹爆炸引起的白血球减少造成的，伤口一直不能愈合，因而变得腐烂发臭。妹妹苦于那臭气，竟然自己结束了十九年短暂的人生。妹妹是被这烦恼所迫卧轨自杀的。我不晓得她烦恼到了想轻生的地步，作为姐姐没能够开导和帮助妹妹，深感后悔和自责。

寄语

后来，父亲担任“原爆遗属会”的会长。受其影响，我从十年前开始讲述原子弹受害的经历。原本不愿想起那段往事，可诉说辛酸悲惨的被害经历是我们生存者对死难者应尽的义务。因为还有很多很多人不了解真相，所以我们今后必须坚定不移地努力下去，一传十、十传百……代代相传。不能让悲惨的历史风化，要让二十一世纪成为绿色和平的世界。

注解：文章中被称为“父亲”的，其实是我的叔父，但他把我当成亲生孩子养大，所以我一直称其为“父亲”。的确，对于我来说，他是我真正的“父亲”。